



餘冬序錄

巳



代邀雷電色意物考古人金輶目士覺
師亂如兵屯風自北才然山猶東向頻
眼君銅雀沒不見此臺煙。確是來仙
者黃金不治成信公封荆土而解撫為城
終不原義魏，子載名昭五靈未歇
風雨寤干旌

甲辰有友
橘山人



人考畫裝古

餘冬序錄塞如卷之二十八

外篇第三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朱子自言小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此心不以義理養之未免天津橋看弄湖絲又去西川看競渡也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朱子嘗言劉晏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而自謂看得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面前過學而未

到此安能以自信邪

○悔菴門人記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意大不樂當特門人亦有奉勸且謝賓客以養病者先生曰天生人須管天下事不然陽氏爲我非某之學又有疑其人事繁者先生曰事須耐煩厭心不得他日謂門人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渠是何如若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渠不見客如何過日先生喜接人待物蓋天性如此今人有能如此者乎固善然性不可強而同非其性而強之祇成閒勞攘耳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開場中如何讀得書

先生要見不是閒人客

甚羨其言

人若無事有見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午何患不進此吾小子之所當知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朱子誨人讀書精粗都合理會四方須出遊學識取朋友有一弟子當行先生送之云昔陳了翁說一人甚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夕但令携局隨行旣無所教或詰其故國手曰彼甚高著已盡識但淺著未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弟子陳卿此遊學說也或謂必自能識人始得不然爲人誤某曰某識得淺著時與人對不解依淺著下也

○朱子自言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有劉淳叟都

不管獨去後面角頭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某與陸

文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又云徐處
仁知北京日晨會僚屬治事訖復會坐設廳上說平生
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徃行終日危坐僚屬
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
在此說話公却瞌睡豈以某言爲不足聽耶未論某是
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文人行安得如此叫客將撥
取秦兵曹坐椅去秦曰劉之輕浮秦之昏惰氣象直是
可惡何幸長者猶有不屑之教後生宜戒

○人不務實事事可笑竊其中而美其外豈非顛倒見
乎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
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

羹却去屋裏喫也試一思何故如此曾記梵志有翻
著襪詩云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
隱我脚彼夸毗子宜少悟矣晦菴看糊窻云有此子不
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澤云要好看却從外糊黃直
卿云此自欺之端也

○呂伯恭與晦菴書論伊川行實云吾道本無對非下
與世俗較勝負者也來論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
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爲蘇
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整正之耶或者因辯論有所
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
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他日又答書云孟子陽墨禽

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擒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吾友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自厲云云又書論上蔡安定書云竊觀所講諸章恐氣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陽墨許行陳相輩皆直截道斷聖賢論孟施舍北宮黜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似亦不可不存也春按朱子語錄有曰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又曰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

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今就伯恭書觀之晦菴之所以得益於東萊者多矣○東萊嘗勸晦菴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因有當以顏子自厲之說而晦菴以爲顏子之時若上無孔子彼其所以明道而味世亦必有道決不安坐陋巷獨善其身而已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蓋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未免以顏子爲塊然自守之人若近世之所論顏子者則又幾於釋老之空寂矣晦菴豈好辯哉自謂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賢如伯恭亦安於習熟見聞之地不以爲非則如某者誠亦何

心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然他日與伯恭書云伯恭天資溫厚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某之質尖之暴悍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二者皆非中道但某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爲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又書云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擅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也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向來所聞講論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膈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是氣質躁妄之偏未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又書論伯恭緊張嚴夫文云盛文所叙從善之言使言者得自進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

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此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又云平生性直不辭微詞廣譬導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晦菴晚歲之言如此與前異矣荊州之沒東萊謂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者只此一處爾又云荊州之不自是不尚相同相識中未見兩人也即是而觀三先生之爲人來呂之所以切劘而箴諫者爲何如邪

○呂東萊與晦菴書陸下靜留得幾日講論必甚可樂

鷺湖意思已全轉否大抵子靜病在着人而不看理只如吾文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在吾文分上却是急先務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晦菴前此嘗與東萊書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又云子壽學生萬人傑者來此云子靜却教人讀書講學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又云子壽兄弟書約遊廬阜渠兄弟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此舊來意思是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鷺湖時今何止十去七八邪又云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不同但終未有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

有益也至是答書謂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已之所與言者終亦未窮竟也來喻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工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工夫不但未到而已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此禪底意思又自主張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按呂書首云某病體痿痺不復可料理此語往復呂病中未死前一二年事呂終身蓋不及見朱學之所止而為苦口良藥如此晦菴之集大成固亦非一蹴力也陸子靜蔡東萊文自云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頗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龕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其有悔於鷺湖之所論者

深矣

○東萊與晦菴書痛張荊州之沒以爲平生師友間可
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一處爾與陳同甫書又云
荊州之不自是不尚同相識中未見兩人也朱子亦言
敬夫爲人明快言語一切傾倒又言南軒從善之亟嘗
與閒坐立所見什物之類不齊整處謾言之雖後夜亦
即時令人移正足以證東萊之言矣然晦菴謂敬夫曰
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事上也畧審覆行何害
又曰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詳
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
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太輕易矣從之輕則

守之不固必矣敬夫爲人蓋未免於欠思慮也

○朱子言呂伯恭愛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益六
經道理不說恰限說此縱有此小道理濟得甚事伯恭
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固宜爲陸子靜所笑也按金史
章宗喜讀左傳聞移剌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
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彼
夷所見乃高於伯恭邪

○呂子約死晦菴嘆曰子約竟齋許多鵲突道理去矣
晦菴嘗言呂子約讀三代以下書之說亦有謂大故有
書要讀有事要做又云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
之說不合其論依舊主他舊說此理渠至死不曉所以

放過了合做親切底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豈不為可惜哉陸子靜死晦菴哭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亦不知告子高處是他尚不及告子又云安得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箇物事子靜有為已工夫若肯窮理甚有可觀又云江南未有人如它八字着脚它天資也高學者只是就氣稟上做故鮮偏了豈不為可惜哉

○上介甫之學朱子之所惡也他日謂門人云介甫行三經字說能使天下學者盡心於此不敢外生妄說上下都有所據若有才者就中立說得好依舊是好文字

何也朱以當時試官牽合破碎出題目以乘人不知使人杜撰胡說有壞後生心術故也蘇東坡之學朱子之所去也他日謂門人云東坡天資高明議論文詞自有入不到處又云他見得那佛一道明亦曾下工夫是以自說得透何也朱以今世說佛亦不曾做有佛工夫說道亦不曾做此邊工夫故也陸象山之學朱子之所不取也他日謂門人云子靜所學高只是下面空踈呂伯恭如何得似他又云子靜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陳君舉却和禪不識又云子靜分明是禪却成一箇行戶尚有據處如葉正則說則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又云陸氏之學雖偏尚是做箇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

學問何也以今人都不曾似子靜用功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穉穉故也嗚呼朱子之所以為門人言者其有所感也夫其有所警也夫

○涪陵記善錄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元城語錄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爾呂東萊謂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一二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與問卷人無異或有一二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其語過六經哉只錄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讀書不能思腐儒之謂也東萊觀史法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利害一開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自

可以進智識亦可以為方為有益朱子答趙尚書書云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他古人書也春枉讀他書多矣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如此而不思以自處之事會之來其望能有判斷乎

○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子細看別無術又云書只貴熟讀別無法又云法在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所謂又讀一遍者欲熟讀也所謂又

思量一遍者欲子細看也。嗟乎若區區者十年燈火意不極挂腹撐腸竟何得却顧年來老無及斯文爲之三歎息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迹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放此若學成八百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山谷與李仲幾帖云諸經史何者最熟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沈監百家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

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朱子亦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誨門人曰讀書理會一件便須精此一件此一件看得精其他文字亦易看山谷帖讀書法甚好又曰人做工課若不專一此心先散漫何者得道理出頭是看此一書只在此一書讀此一章一不看後章讀此一句更不看後句此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雖卒歲窮年無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更無他法此法則亦是蘇黃法而加密者也學者盍知所從事矣

○陸象山與朱道濟書云讀書且精文義分明事節易

曉者優游詠詠之浹洽與日月相協非但空言虛說則向者疑惑處自當渙然水釋與邵中等書亦云讀書訓詁既通但平心讀之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渙然水釋與曾宅之書亦云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為易曉毋恃其為已曉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厭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釋此蓋象山讀書法以告人者也朱子語錄先生因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們都被子靜誤教要讀書誤公一生到今

此心悵悵然都無所主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服其心遜志以求之積久漸漸曉得人曰公今莫問剛定如何只問認取自己便了剛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語錄如此吾不知象山之所以誨學者又何異也以是推之晦翁門人手筆記其師之議象山者豈不亦或失其真邪

○陸象山謂其門人曰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為道學之說者必為人所深排力詆又曰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

爲敵。嗥嗥。滕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爲流俗所攻。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箇敬信處。陸氏之所謂道學。而見攻者。得微子朱子乎。朱子其有勝心者乎。陸氏門人記一學者自晦菴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日見必有所陳。至四日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未暇詳論。然此間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學者默然後數日言動。頗復常吾於是知陸氏之以勝心。謂晦菴也。今以朱陸辯無極書觀之。其誰有勝心也。

○象山常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云。爲學須要有所立。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天之所以與我者。是恁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方可謂之學問。此須是有志方可。又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資稟厚者。必竟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聖賢垂教。皆是人所固有。人但當發明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能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又云。資稟之高者。義之

所在順而行之。初無留難。其次義利交戰。而利終不能勝義。故能自立。又云前輩大量底人。看有甚大小事。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此氣。酸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人。又自言我無事時。只是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又言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即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朱子嘗稱象山八字着脚。信不虛也。

○象山謂韓退之因學文而學道。是倒做朱子亦有此論。陸又云。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至

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及。朱子論二程學已到至處。二程十四五時。便要學聖人。其聰明顧不能退之。葦及耶。陸之專論二程也。伊川蔽因深明道。疏通伊川。蓋陸所弗取者。象山語。如載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以伊川易傳等書對象山。呵之曰。陋說。問伯敏作文何如。伯敏云。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象山曰。左傳深於韓柳。不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於此可以知陸氏之學矣。

○象山言後生看經書。只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以便輕視古人。又自言某讀書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何須待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擔只此而已是格物他日有學者言其同遊舊習未易消以爲悔哉也逐事爲他消不得象山曰他是添他象山嘗言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的此所以不同所謂今之論學者指晦菴其人乎○吳臨川題蘇德常誠齋云晦菴朱子於人少所推許而於廬陵楊文節公揚其美贊其詩章書翰唱和往來敬禮而兄事之尊之可謂至矣唯獨不滿其名齋之義後百餘年德常又復以誠名齋夫朱子不以文節之號爲可而予不以德常之號爲不可豈與朱子異見哉朱子之意以爲誠者天道非聖人不能當是則固然然誠

者實之謂也全體之實誠也一行之實一言之實亦誠也不誠無物蓋無一物而非誠猶水之在地中蓋無一處而非水必曰大海而後爲水可乎人之取字名齋非欲爲夸示也大率以己之不足而致其勉慕耳誠者聖人之事人人可以希聖勉慕乎此以名其齋亦何不可之有序蕭道心光霽集云盱江包氏從朱陸二先生學一日自建寧至金谿曰某爲朱子求數大字扁堂室悉得之獨光風霽月之亭六字有靳色曰姑少俟將歸再請又曰姑少俟陸先生曰吾固知元晦不肯書此然人人有此光風霽月吾當爲子書之至今其家揭陸字于亭間今廬陵道心翁以光霽名詩集亦陸先生所謂人

人有此者也。夫周子氣象惟心，程子有焉，翁希程則光風霽月，其人也。詩云：乎哉夫心，于廬先生不以德常之號，誠齋為不可，亦是陸先生意。所謂人人有此光風霽月者也。

○元揭傒斯為吳文正公墓碑云：公肆力朱子諸書，以聖人之學自任。又云：許文正公由朱子之言，聖人之學位列，各輔施教。國子是天啓昌運也，乃若吳公雖不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材一藝所得竝哉？而无史列傳云：澄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議者以之，以澄為陸氏學，非許氏尊

後見

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按吳臨川集送陳洪範序云：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固以為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者，亦必有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為予之計，當以朱子所訓釋之四書，朝夕晝夜不懈，不輟玩繹其文，探索其議，文義既通，反求諸我書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實用其力，明之於心，誠之於身，非但讀誦講說其文辭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以教也。又為象山語錄序云：陸先生之學，不在乎言語文

字也故朱之語錄累百餘卷奚啻軒萬億言而陸之語錄僅僅一帙者亦可無也臨川以朱陸並論大抵如此語錄序爲傳李曾後裔所請而作然謂傳之不足以彰世美觀之不足以得家學今傳所錄者在首卷云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此子其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此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朱子豈不知尊德性者邪是故吳爲不足以得家學之言意蓋不欲二家門人訾訾以惑學者也吳作皮膠德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云天

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此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騁而不自知其闕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字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撥拾腐說而不

能自遣一辭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越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澄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

逝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躋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獲可必其然者也願與子偕之若務美其名而不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學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爲偽學者其敝又浮於朱學之外而子不爲是也吳記蓋未嘗一字及陸氏也然則陸氏之學在其門人爲

朱學之斥者亦獨非異學之入乎凡此皆二氏門人不得於言之罪也

餘冬序錄卷三十八

餘冬序錄終編卷之二十九

外篇第四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死生人鬼知愚之所共疑而孔子之言只如此他日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也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晚也孔子之言如此禮記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

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曾子之言又如此
疑者可以悟矣晉阮瞻宋岱皆著論無鬼卒與鬼遇齊
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其賓客范縝為神滅論以明之
王筠難縝曰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縝答曰王
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何也聖門教
人蓋欲無以死傷生也南史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
葬不忍復還鄉人為作茅庵仍止其中若遇米則展粥
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為之潛淚服訖猶不還
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
有知則大獲吾志吾於是益知聖賢言語非人之所能
及也

張橫源言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
答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王充論衡人之死也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
死而不知不慧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揚泉物理論人含
氣而生精盡而死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
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遺魂
矣邵子漁樵問對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
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
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
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
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
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
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或問三子所言如何曰吾斯之

未能信

○阮宣子無鬼論謂今人或見死人爲鬼其衣服與生時相似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吳志少帝時全主譖殺其妹朱主埋於石子岡後主欲改葬之塚瘞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有識主亡時衣服乃使兩巫各待一處以伺其靈使人監之不得相近久之二巫各言見一文年可三十許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縹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須臾進一塚上便止徘徊奄然不見遂開塚衣服與所言同金陵志江南李後主之不朝宋其臣陳喬預其謀宋師問罪誓以固守及城陷喬自經於視事廳內從吏撤扉瘞之明年

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其屍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影自南廊過就掘得屍如所覩者然則衣服亦有鬼耶邵康節語程伊川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云鞍轡之類何處得來朱子謂邵意則是以爲有鬼春按程之所難者則亦是阮宣子衣服之疑雖大儒不能決朱嘗有言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理會可也

○宋岱阮瞻皆著無鬼論而皆與鬼遇自是好笑前輩教人畫莫說人夜莫說鬼說亦何必晝夜乎避蓋好議論者必遇其敵

○或問鬼神先正未詳人死爲鬼之事敢以請春曰鬼神在天地間則在人與物人也鬼神也其間生死乎或者不喻春曰物惟人爲靈而人有靈有不靈聰明正直爲靈反是不靈鬼神人謂之靈而鬼有靈有不靈聰明正直爲靈反是不靈人之靈者人之神也而不靈者人之鬼也鬼之靈者鬼之神也而不靈者鬼之鬼也或怵然曰有是哉

○人睡有有夢者有無夢者春嘗以譬人死有有鬼者有無鬼者先儒謂人死無鬼是不信有夢者若偶因聞見謂人死有鬼是不信無夢者也釋氏地水火風之說以魂爲火風魄爲地水朱子亦嘗取之云人死火風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故也地水先散而火風尚遲則能爲祟蓋魂氣猶存故也然則魂氣猶存能爲祟則不能無鬼魂先散不能爲祟則不能有鬼所謂鬼與祟者豈常理之所有者哉

○北齊杜弼嘗與邢邵卮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說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牘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鑄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

非實邪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
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塊氣則無不之此
乃形墜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
全無之將焉適邪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
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太光亦大人則
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
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別與邪書前後往復再三邪
理屈而止北史弼本傳南齊李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坐客不
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
休咎邪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
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

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
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
為黿宣武為鱉郤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
蛇羊祐前身為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異受形之謂邪
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
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不
能難而止南史士謙本傳談選載釋氏謂濕生化生之類皆可
以理而推然無情者能變而為有情若腐草為螢陳麥
為蝶之類有情者或變而為無情若婦人為石山蚯蚓
為百合之類或者以為異殆非造理者爾譚景升化書
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母化悅生隨
為堅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

抄虎目光落地成白石松亦爲石蛇蟹蚕皆成石萬物
不可以一槩斷耳目所不聞見者何限哉

○齊神武第三子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
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
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者惟人與神有幽顯之
別神本有也而人不可瞻視聖人恐人心玩易故當祭
之時必致如在之誠敬以求之如神在則有神必矣若
只云神在則在將焉寓若曰無神則於如在又何言之
有惜乎景裕不能以此答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設祭使人代之亦將曰無而可乎神之有無聖人正欲
於誠敬中自求之耳固非可以示人曰有曰無而轉相

疑惑者也

○康節病革言欲觀化一遭張子厚曰觀化他人便觀
得自家又如何得觀春惟康節之所謂觀化者康節平
生嘗謂人死有鬼猶形有影欲觀於人鬼之間耳

○邵康節臨終時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
願旨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
伊川臨終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伊川
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使不是程之所言者非邵之所言
者耶程嘗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頌史而去以聖人
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若比之常人甚懸絕也或問
程子邵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

學此事學者不必事此但燭理明自能之堯夫豈嘗學也尹師魯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繫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得自爲文記其事後在鄧州一日手書與范希文別屬以後事遂隱几卒希文亟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死生常理也乃揖希文而瞑俄頃又舉頭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絕乃復逝沈存中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而尚未能脫有無之見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歎春曰程子固云學者但燭理明自能之何必事此暇日觀道藏經有所謂歸空寶訣者因識此語于後吾徒異日可無用乎此所謂歸空寶訣者矣

○春秋公孫嬰齊之卒于狸服也左傳記其初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徙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魏書杜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沒魏春秋記其初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慎勿言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乃言之其日而卒左傳聲伯之兆不誣則魏春秋伯侯之事其可信乎嗚呼此兆也乃數也天命之矣

○東坡仇池筆記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

不久當死者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豈真有鬼能如此邪昔有人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妻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聞空中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某所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反以為鬼程氏遺書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耳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是世上實有者故人之心病及其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人心在此託夢在彼只是心感通耳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必死矣過金山寺為作佛事方追薦次其婢子通傳墮水之

真在某處作此事以為誠死及至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美送之亦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是心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二事可以會看

○何蘧春渚錄云黃山谷前身事山谷自曾記於涪陵江石間石春夏為江水所浸故世少摹傳石刻其畧言山谷初與東坡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既空黨人遷涪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身為男得大智慧為特名人今學士某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某墓棺朽蟻穴

兩腋故有此苦此後山即某墓學士能啓之爲除其蟻則腋氣除矣既覺訪視如言備掩既畢而腋氣遂除夫前後身事昔人記傳非一近代亦往往不絕聽聞投胎換舍脫此而彼神識不昏或有所寄然既鬼而人不當有二山谷之事此有夢焉告者復誰一身而有鬼有人具兩神識何言無理之甚也謂山谷刻石涪陵江間春夏水浸少摹傳者其足飾其妄耶

○宋俞汝尚致仕歸謂其妻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死其喪爲作銘召諸子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劉義夏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塚旁占庚

穴以語其妻如言葬之陸九淵未卒前語所親曰先子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死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雲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蔡元定謫居道州一日謂其子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魏了翁疾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夫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予於先正諸公見之矣李衡臨沒沐浴冠擲脩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癸辛雜志永嘉縣志命至性

門闔湯且召其故人木蘊之將屬以後事既居城外嘗
無此復外乃入浴更衣與未訣生而逝既復入釋者之
諸公其真副周之所稱者歟

○青瑣高議太原助教張世寧既卒神降其妻歌曰休
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中州集洛人
王或棄官學佛有詩云親疎俱穩人偷了婚嫁齊成俗
意周一筆盡鈞塵債斷都無虧欠大家休休休愛著
何時是徹頭彼固有見於出世法耶梵志詩天公未生
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遣我寒
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豈所謂齊生
死者洪邁記役卒之言六十年前無我六十年後無我

生我百年中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濕殃饑飽勞逸禍我
今解去人始知我與梵詩正同無亦太史公所謂此其
於死計畫無復之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吾儒生於憂患之意正不如此
○續仙傳唐李珣世居江陽販糴為業珣代父人來
糴者授以升半任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
利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曰吾之所業同流無不用出
入升半出輕入重以規利吾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
謂無偏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而衣食豐給豈非神明
之助也宰相李珣出鎮淮南珣避姓
李珣下車後夢入一洞府見翔
餘雲瑞霞樓閣

連延石壁上金字列入姓名有李珏字長尺餘珏視之
大喜有仙童出曰此華陽洞天姓名乃相公江陽部民
非相公也珏覺驚歎令府城訪求同姓名者軍營里巷
相推知寬舊名珏迎至靜室以夢告之敬事月餘問其
平生所脩何術願以相授寬言愚民不知所脩因其敗
糴以對珏再三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
寬後百餘歲卒相傳爲尸解云厚德錄宋張詠知成都
府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問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
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接禮頗隆盡且揖張
坐承事下詢願詳欵有欵歎之意詠翔日即遣典客詣
西門請黃承事者戒其具常所服者來比至如夢中所
見即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致此兼濟云無他
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艱食
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無所損而
小民頗濟所急詠曰此承事所以坐其上也索公裳拜
之黃後裔繁衍仕路比比青紫今城市田里之夫有世
業者如李黃事有何難效法哉而學士大夫家有所不
能此李珏黃兼濟所以見重於神明也

○葉文莊水東日記正統十四年統幕瀆園一戌卒嘗
語其家人曰亂殲叢中吾見一神人謂白爾非此處人
豆腐閩兒人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
土城官軍接戰此卒陣歿於豆腐閩按博異志唐憲宗

平淮西趙昌時為吳元濟裨將與李愬戰被傷墮馬死
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點兵聲唱唯相應可千餘人趙
專聽將謂點已及竟不聞呼之天明起視左右死者皆
夜來聞呼姓名者也戰死亦有宿命故爾茅亭客話成
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賊驅在郡署造器宋兵至倉卒
上樹蔽匿見軍士往來搜殺甚懼向晚始定下就積屍
間藏卧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按簿稱點姓
名僵屍一一應之唯不唱延祚而過乃知被戮之人故
無悞矣

○春讀沈既濟盧生邯鄲枕夢為之三歎此事此夢不
必問其有無吾輩自是呂翁枕中人耳盧生覺間纔數
刻而夢之所寄寵辱窮達得喪死生綿歷歲月已如許
此宜有道如呂翁者之所為旁閱而坐笑也然則吾輩
今日夢邪非邪世外有人焉有不以數刻而閱我之
生死於百年者邪石室之樵夫天台之採藥者寓山幾
何及歸鄉閭無復時人至其子孫忽已累代然則生此
世者視彼一夢之速何以異哉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嚙雪嚼氈縮
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
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况洞房綺䟽之下乎乃知此事
不易消除見東坡志林王相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
一直省官治錢真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

公買妾 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
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
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乎一人問昔沈氏器尚在可
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亦
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龍川志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
箏見於張籍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鄱陽之
石刻者槩其平生其可弗信矣乎杜祁公衍兩帥長安
其初守清儉宴飲簡薄倡妓不許升廳服飾麤質袴至
以布爲之及再至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翠
肚勒帛吳曾漫錄以爲公之通變予不知何也胡澹菴
海外比歸飲胡氏園爲侍姬黎淮作詩殊累其爲人朱
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
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爲胡
發也賢者於此且借以自警况在他人吾聞老瞽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詩末句或作男兒到此試平生春不其
然今定前語爲是善哉魯男子吾所願學者

餘冬序錄卷二十九

餘冬序錄極余卷之三十

外篇第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天地間陰陽寒暑晝夜明暗凡人能知之古今治亂今
昨是非吾既已知之矣天地其始乎有開闢時其終無
混沌時乎晝其無夜乎晝者天地之一小開闢夜者一
混沌也人睡覺醉醒於死生無以火異所以異乎死生
者。覺醒之後。幸猶是前人耳。人能無愛生而惡死乎而
何以怠而多睡而不求諸先覺而何以醉於人欲而不
求聖賢所以醒之之術然則人事之所以日趨於非而
世之日亂也豈非其人之睡而弗覺醉而弗醒之故乎

嗚呼吾幸未死天地固未嘗混沌也尚其勗哉

○世從亂得治如天之冬而春夜而晝人之寐而覺醉而醒方其冬也誰以禦寒其夜也非燭何以見方其寐也孰為呼之其醉也可無扶持之者乎嗚呼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易泰極斯否傾否不可無其人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菓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

○雨將至必預熱雪將作必先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滅而其焰反明木將枯而其實反增人將死而其精血反盛行物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可

睹矣

列子曰鼻將窒者先覺樵打卦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桃李秋華必傷其枝來年結實必稀蓋先洩其氣故也雷不待時而鳴者亦是陽氣先洩當發生時生物安得不薄朱子言大雪豐年之兆雪非豐年只為凝結陽氣在於地中來年得以發生萬物

○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五者性之德得其偏者皆有弊非德乃有弊也偏而弊也五行之用偏於一無以生尅制化之鮮有不為害者人之性其猶是乎五行土旺四季五性信在四德仁義禮各一德上雖弊信行得智一德上弊信行不得土蓋水所忌也性之德仁義為

大仁勝能兼義禮智義勝不能盡仁金尅木也是故六經有專言仁者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先儒謂仁包四德仁包禮義包智仁曷曰包禮義曷曰包智木能生火金生水也不言信何信者誠實此德而已土無定位故也

○仁義禮智性之德并信謂之五性所謂信者誠實是德而已是德人人本具然質非聖賢執義者多傷仁任智者亦害禮智者或不信信者不必智蓋其流之弊也夫五性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常之德聖賢稟賦得之全全而用之如五行之相生常人氣質有所偏偏而出之如五行之相尅是故君子不可無明德進德脩德之

學

○古人之事有若得所欲而今之人智取而力爭者皆其所不得也之爲也古人之爲有若不可棄何而今之人陰逃而潛避者皆其所自安之事也志學古者當於其跡驗之因跡而求其心斯善學矣

○夏之日而泉汲之涼冬之風而火負之熱火水有恒性而人可無恒德耶

○孟子言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有蹈而死者矣未有蹈仁而死者也然則人何苦而不爲仁徐仲車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

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其言足以疑愚孟子語曹交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則亦堯而已矣仲車訓讓生言其所榮之言行榮之行則亦榮而已矣仲車訓讓生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其言同意

○孔子明仁不飲盜泉之水曾子立孝不過勝毋之問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此直名爾猶惡而避之忍復見其事乎許由聞堯言歸洗其耳樊仲父牽牛見之不肖飲其下流以汙牛口今人惡惡如是何善不可爲矣

○蘇之城桀之瓦生民利之至今然不能美其名小功難與贖大惡也

○古之人有思其人而愛其樹者有愛其人而及其屋焉者君子之德感人其有既乎

○世恒言君子醜無德不醜無材醜無材不醜無志醜無志不醜無力力者人之所不足有也君子之言則曰人患無力不患無志患無志不患無材患無材不患無德德者吾之所能有也或問君子以德小人以力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何也答曰吾非此之謂也天下何善而不可爲德吾力之所爲也力吾之所爲志所以爲材德也吾何力乎志有在焉而力則有限材著乎事事以志

成吾材有限事有成與否焉未見力乎德者之吾限也
未見有不可成之德也稱人莫如德而材次之材難人
將吾怒無德不贖之罪人也然則材德志力何以異
究而言善無二本奚其異古人於材與德有二稱乎後
世善不足焉而材德始岐力與材不異也志猶力也而
其目不能不異者人品不同焉耳要之其辨皆自後世
始

○周公之忍不害其為仁項羽之仁曾何救於忍甯武
子之愚不害其為智晁錯之智適所以為愚

○皮相之士不足與求人才夜羅之人不足與論國是

癡人謂
之夜解

○人有喜聞人善而樂道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管
仲云鮑叔牙一聞人之惡終身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
之一善而忘其百非人之性相去如此稱人之善或過
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為小人

○酒之有釀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其觀過知仁之謂
乎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見之值暮郭門閉踰郭而入
車新因刑其足晉郭奕為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其之官
姊下童僕多有奸犯為人所紀奕按省畢曰丈夫豈當
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人之情相遠如此

○顏淵曰君子攻其惡毋攻人之惡子貢方人子曰夫
我則不暇呂希哲有言君子攻其惡者日夜且自點檢

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是以前道亦云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不謂口不臧否人亦不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祇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有錯念念在此何暇更管別人耶

○人之情諱有不諱無喜誇其所不足而不誇其所有餘蘓子容云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能也豈其然乎

○丈夫處世行已不可不宏常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姦賊之所以追誅也陳述古有當容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也

○漢和洽謂曹操有言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考又云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廢乖古之立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

○鼎而飾以饗饗貪之戒也無身氏春秋人稱饗饗其言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簠簋而龜飾之康之勸也孔子家語古之大夫於是乎蓋以龜形飾之龜之不振也人莫不飲食也可無省

○三國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有失言誤誤豈可數乎唐賈林諫德宗曰陛下性急此性不改焉未艾也

此豈獨人上所當知哉世有同是病者願書以為藥石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講之客試使舞來就斃而
不肯舞世不有如叔子之鶴者乎劉景升有大牛重千
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用其力曾不若一羸特世不有
如景升之牛者乎庾公以比之劉遵祖而袁虎見詆於
桓温世不有如虎與遵祖其人者乎冒得聲稱而非其
實堂堂血肉之軀而弗適於君世之人不如虎與遵祖
者亦多矣敢書以自警

○狗盜之子誇人曰吾父之妻獨有尾子非不愛其父
而誇之適以揚其醜嗟乎醜可匿耶身為狗盜而欲子
之不言其妻之獨有尾也難矣而况非父子之間者乎

崔烈入錢為司徒銅臭之議其子得白之置身不義者
豈惟有愧於人且有愧於父子之間也

○莊子載子張見魯哀公言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室屋
彫文畫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
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喪失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
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者也唐國史補裴旻為龍
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
一既而息於山中四顧自若有父老至曰此皆鬼似虎
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問真虎所在躍馬而
往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
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此慚懼不復射旻非不射虎也能

射夫似虎而非真者也才不足以識真龍而曰我好龍徒好焉耳力不足以禦真虎而曰我能射虎不足以言射矣噫世之人有不失色於真龍而喪其所執於真虎者幾希

○唐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日斃虎三十餘有父老至曰此皆虎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問真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徃徃有之旻躍馬徃果有一虎騰出伏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解易弓矢皆墜殆不能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然則易鬼以為虎者能無真虎之厄乎

○秦符堅持微與王猛符融議牛雷堂悉屏左右堅親

為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驅去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人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何從泄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人大赦須臾不見堅等歎曰其向蒼蠅乎赦之聞於人前後問耳人之謀不欲聞於人不有甚於赦文者乎蒼蠅之為物而不可避也物其盡微於蒼蠅者乎神之伺人善惡必聞言語未出先聲如霆人能視蠅如視人庶幾一行之發其不敢輕矣

○晉書程莊少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

以為名言物之貪者可以觀矣魚食以死士食以死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
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
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
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
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
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

○包孝肅拯笑比黃河清時人謂其難得笑也南朝宋
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北朝
魏元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

長以次尹留鎮因別賜長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開
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
間亦何事不有其信然哉

○宋人雜志都下一小兒才三歲曲拍皆中節在母懷
中食乳然手指應節蓋宿習也按朱子語錄朱云向見
一文懂天然理會得音律其歌唱皆出自然蓋是稟得
此一氣之全者

○筆記東坡言梅二丈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
醉也然不可謂之能飲蓋謂聖愈剛制已不免為酒所
動矣此與程子論為酒所動意同視朱子謂江西士人
今日學道而明日醉酒為人者豈不有間哉朱語錄尹

和靖持守甚確死過數年足在一處醉後亦然又云和靖赴樂會聽由子皆笑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

○韓魏公琦嘗言性之極不可變君子慎言恐廢其學此言費思量來公有言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極性而遽求恐其反喪本真終亦無所至他日又言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中做性中若無雖強之終不能從此皆以性就才上說韓退之言孔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亦是謂性近此者學此為易得耳歐陽永叔言性近者得之易也材性信是如此朱子云人全是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

所尚處添得此小好而已歐嘗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是故漢之程李唐之李郭治軍不同而同歸於能將人材性豈可強相效耶

○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天未嘗不為預出能彌是亂之人以擬其後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為之君者猶得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今有能彌是亂之人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

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致然歟此朱子序李忠定公奏疏之文也天下之事湏人以為使人皆喜逸而惡勞誰則任其勞使人皆圖安而懼危誰則當其危忠臣孝子出身為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而遠不勝近外不勝內寡不勝衆使大功不立大計不行雖居將相之位台鼎之司而沒有餘恨此劉光祖序虞雍公奏疏之文也嗚呼天心人事迫於氣數消息之不齊蓋從古而然矣任世道之責者能無有感於斯

○天不能無意乎斯世必有所以為世道計者天生才以為斯世必有所以任世道之責者世將有非常之大事天生希世之異才蓋微是才無以任是事氣數之事聖明世亦有之而異才出焉燧雲焰於塗炭妥涵為澄流此豈非天意乎春少嘗論上天好生之德人不易知而可知者其生物天為難世之意人未易知而可知者其生才天其不亦易知乎吾觀天之生物而知天之好生者無時而或息觀天之生才而知天之為斯世者亦無一日而或忘也

○天下事小者易為而大者常力之不及人有笑談揮霍處大事如小者矣然世不可多得故春嘗占於人之言大言之無功不如小言之有實而無媿嘗占於人之

職任大任於其身而尸素焉不如小任於其身之能舉
職也嗟夫人能不甘大言是為審己量力不觀鏡大職
是為安分世之人使盡如是行掩其言德誇其食天下
其有不洽乎昔我孔子始仕司會計主牛羊不以為卑
軻氏謂孔子為貧而仕春日非也孔子至聖也不卑是
任蓋將以教天下後世耳天下後世寧復有孔子而委
吏乘田之任則人徃徃羞之何哉世之人有不安猷畝
者於此宜少自思矣

○前輩畸人碩士身不庸于時胃不顯于世鬱其積而
不得施終於淪落而萬分一不獲以自見者豈天其遺
之乎時已過矣世已易矣而乃一旦其後之人崛起焉

追考其所自出其行誼之美聲名之光乃有高官膺仕
豐資厚祿身享之人所媿歎而莫與比者天豈其終遺
之乎春嘗觀諸農田田美可歲易而地方難繼若弗為
糞歲計所獲將益微田有水可種稻於五穀美而晚實
而水源有限節若挾弗蓄源將涸秋旱何恃而晚實之
稻將不可冀誠使良農於此間歲而易而易必糞以休
養其地力水不時洩逮苗垂稿而一灌之源深流長足
以待晚穫且十倍嗚呼其理如是天之於人何以異是
理然則謂天無意於斯人可乎嗚呼是有人事存焉
○劉靜脩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
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

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蛭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不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而彼有希賢才於異代歎斯世之無人者豈足與論用人之道邪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天子諸侯卿大夫不仁而不能保其四體者有矣未有士庶人不仁而以善終者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近在其身遠在其子孫

吁曷戒之哉

○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說先發制人後即爲人所制之說也禍賊險心借以傾覆人家國多矣春爲之說曰慮人之負國則寧我負人可也先發可也慮我之負人則寧人負我可也後應可也

○伍子胥進伯嚭嚭卒讒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惠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

○陸子靜門人某來謂朱晦菴常裹頭巾洗面晦菴謂

其門弟子曰事至於過當便是偽昔漢和洽告曹操有言古之立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諛之行則容隱偽矣斯言也已經大儒印證世之欲觀人者可無考其實乎

餘冬序錄卷三十

餘冬序錄畢臯卷之三十一

外篇第六

擲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經有六易為大六經去聖久遠簡錯文誤後學類難讀易為尤難史記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存漢募群書易獨完胡乃亦錯誤而使人尤難讀也易自翼後五傳至田何何後分為施孟梁丘並列學官而傳民間者有費直學田何之易經與傳十二篇易之本經也施孟梁丘祖同出何大歸易在漢無弗鼻田氏者傳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與古文合不知所謂古文又傳自誰氏儒先謂漢之易自何始何而

上未嘗有書易家著書自王同始所謂古文庸非田故
書而特秘石渠者邪按傳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
皆著傳數篇何於寬有易已東矣之歎小章句不知視
王所著果誰先後然則謂著書自同始吾烏敢斷然也
費學傳載其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彖象文言
雜入卦中實始費氏東京馬鄭皆傳之費學既興施孟
梁丘暨京氏學皆廢歐陽公云田之學息而古十二篇
之易亡矣或舉卯金所校以辯其不然春惟脫去无咎
悔亡者其亡在文彖象文言入卦中者其亡在簡簡錯
不能無軼文誤不能無闕錯誤軼闕於古文均之爲亡
而不亡者固存讀者以爲易邪難邪爲尤難邪是故難

則疑錯誤當正而疑則不敢正軼闕當補而疑則不敢
補漢以來諸儒固有及見夫本經而可竝後學之決疑
者彼牖此轍師承顯具尋例類考同異湏仞顯門而今
讀者曰有朱子書在也嗚呼此豈朱子意也哉朱子末
年嘗悔解經支離與張敬夫書有方知漢儒善說經語
以漢儒只說訓詁使人就此訓詁玩索經旨意味特深
長也勝國時元明善言虞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耳自
漢以來諸儒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每見經生以明
善言告之而今讀者不知求焉不可也且夫易本義
朱子著述中未嘗自滿而序呂伯恭音訓謂其猶或有
所遺脫他日答劉君房滕珙書本義有模印之戒音訓

有改易之屬夫音訓呂蓋併陸德明晁景迂書足之者
德明釋文兼存別本使人得以所見去取景迂又得九
十五家是正其文厥功不細呂既會粹成書朱子欲脩
補焉漢以來諸儒傳注蓋未嘗敢忽也晦菴裔孫鑑音
訓跋云先公經傳悉加音訓易獨否者以有東萊此書
今讀者乃祇知本義而不復知有音訓此春易疑初筮
告蒙約之所為錄也此書春始名音訓補從晦菴志而
復標今名者晦菴自言其易簡畧音訓則欲補其遺脫
晁景迂所謂古訓詁簡而全雖數十字同一訓雖一字
兼數用者晦菴之所甚契而春之所為取於約也繁文
澁辭或詡或泛不可以告蒙非初筮以求不足以探幽

刺微觸結鋤滯悟約而推博嗚呼今之讀易君子未有
不患其難者難則疑疑則筮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
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於蒙之繇辭見之矣春此書
志在從古經傳各卷下鄙意已悉而各章句下尤詳句
讀字義聲韻之奇詭者在我晦菴前如陸晁呂氏所輯
咸在而春之所記憶及晦菴後各家注凡若此者參入
焉以存其疑晦菴語錄與本義不同者必具書而互約
飛伏象數占驗等類亦間錄一二以備其例是固晦菴
所謂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
者也嗚呼傳有之潔淨精微易之教也荀卿子曰善為
易者不占魏管輅曰善易者不論易或勸輅註易曰安

可注唐劉迅作六書繼六經惟易闕不叙春之始為此書也病其弗博而終為此書序也又懼其病吾約因冠數圖于首付家術以為告蒙者告非不自知其不可也○易六十四卦或問朱子伏羲時未有文字言語易恐只是卦畫未有卦名朱謂今見未得按陳希夷亦只謂伏羲時祇有卦畫而已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與十言之教先正相傳以為即伏羲之所畫者蓋亦止此不知重卦其別六十有四在十言外又何如也或又問朱子吳仁傑易以卦畫為名卦六畫下更無卦名若乾坤猶可言屯蒙之類不知其為何卦宋答不能悉看來此處誠亦可疑春嘗有論載古易音訓補內

○殷易先坤後乾有靜斯動陰陽之定理也周易先乾後坤陽尊陰卑天地之定位也

○易陽奇陰偶天一地二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一大二小天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

○易無字通作无說文奇字无也然古書並無以無作此字者或云其初本於蔡邕石經以易中無字甚衆故書隸法乃從省耳今道家書無字亦本於易王述謂无字象天傾西北此世俗妄解耳

○彖象吾子行謂皆假畜獸以名彖為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說文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

場善變則知古人托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云日月
爲易子行不從其說

○揲著法從繫辭爲正大衍之數五十著數也用四十
有九去一也分而爲二以象兩信手兩分左天右地易
天道也故揲左不揲右當直而勿用掛一以象三以一
著掛小指間是人用占者在此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四數之著其餘一二三也若無餘則以四爲餘歸奇於
扚以象閏是次所餘之著與前掛一相併成數也五歲
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復以前所餘著合爲一再如前法
一次總計兩次之餘隨陰陽數定畫也凡十二揲成六
爻變在其中故云十有八變也凡畫爻法天一陽畫地
二陰畫餘故此唯六爲老陰畫爲交九爲老陽畫爲重
陽順行故七爲少九爲老陰逆來故八爲少六爲老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天虛三地虛三共除六四則四十九
矣此著數之本原也

○易乾道變化朱子註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他日
謂門人又言化是漸化變是頓變或以不同爲問朱謂
本義固是然易中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及變
則又化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按鄭玄易注先
有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
無舊形非類而改者亦謂之化

○元亨利貞配四時生長收藏周子所謂誠通復者復

似與復歸其根之復無異而朱子以發生為氣收藏為理已散之氣必不復回或問冬地氣暖何居朱曰此是散後又生非已散之氣而復為生氣也

○易傳剛浸而長也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朱子嘗謂天地之道浸語極是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此退一分則彼即進一分愚以謂此足以明浸長之義

○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无咎秦漢間人多以夕惕若厲為句淮南子引易云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今鄭玄王弼本又讀夕惕上絕句若厲為一句張衡賦許慎說文所引俱并厲為句宋儒始讀若上

絕句朱子語錄一處云厲无咎是一句易自有此例如類復厲無咎是一處論聖人作易无戒云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則又是如鄭王讀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惡陸氏音釋作鳥嫁反荀爽作亞又鳥路反馬鄭鳥洛反朱子從鳥路反語錄又云作入聲亦是因謂門人而今音訓有全不可曉者若有兩三音當於內擇稍近去解之如此類是也此春古易音訓補之作於前人句讀文義所以博采而並錄以待學者自擇不敢輒用已意定去取蓋亦吾朱子無固必之意也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非獨其生時然也草

木欲死其幹先枯根在下也人欲死其足先冷首在上也

○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順不必通慎字解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順也此兩句是申蓋言順也之義

○漢張遐少而知易義徐穉嘗稱之陳蕃問遐遐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謂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

○濂溪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朱子與陸象山書札往復費許多言語洪景廬所作國史濂溪傳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添自字為字使朱子見之辯論之間當更費

力

○事物之理必以靜為體以動為用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易之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用也世說殷仲堪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以感為體彼異端何足以語此

○易無妄程氏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乃邪心也呂伯恭看至此為之竦然自失

○胡光大言易辭吉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己無不應驗第占者以吉為在己凶為在人不應則歸咎於著龜誤矣漢武帝伐匈奴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太卜謂匈奴破不久也乃

遣貳師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反謬當時使大兆能云所兆在巳阻武不遣二師豈有後悔而卦爲可徵矣噫易斷甚明而用之失其當如此

○易之坤六五黃裳伊川傳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朱子謂文本無此義不當硬入蓋邵溥云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意此文義之所爲發也否六四包承龜山以下文小人合一句讀之言否時當包承小人朱子謂如此不成文義蓋龜山意欲解洗其從蔡京父子之失也聖賢經旨天下萬世之訓所在後儒有見欲訓世者因事觸物別爲篇章以發已意蓋無不可而假諸聖經行己之私其何以爲訓乎嗚呼伊川語後

生妄度前輩晦菴不能無疑龜山則晦菴所云爾者欲蓋而彰賢者不免隱見微顯君子可無畏哉

○井淮南子與世本並云伯益作按易重卦已有井名史黃帝分州置陣象井立法瞽叟使舜穿井井不起舜汭伯益舜臣豈得始益周書黃帝作井

○牛古者唯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傳曰牛稼穡之資宋景文謂是不原漢始耕牛之意然春秋人名耕者多字牛牛名者多字耕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黎耕字子牛

○蓋寬饒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今易傳無此語或曰易緯文也

○王子年拾遺記傳說春巖筮得利建侯卦按利建侯
周文所繫辭也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
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
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其
勢導之以善夫易為卜筮作以卜筮徵諸易之所言豈
曰賤哉後世占驗紛綸之為則有不假易者此君平之
所謂賤業歟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人有邪惡非正
之問固易之所不與也君平因勢導之以善固不失為
後世卜筮中之有道者

○書經口尚書尚作去聲秦官尚書平聲朱子云尚書
尚衣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聲今六部長尚書作
平聲其尚衣尚食尚寶等監官名例承去聲不能改也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
雄亦云誇大者為之愛日抄樓賜叔云從來人以莊周
盡是寓言却不曾深攷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
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容四岳
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
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上先四岳則大岳非由乎左氏外
傳齊許呂由有大姜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
之家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
夷傳太史公云箕山有巢由塚即不疑為無是人矣古

舜都蒲
坂即今
蒲州府
也鳴條
山名舜
陵確在
解境余
親臨其
地考之
最詳

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統欲茂之耶楊誠齋
有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子雲之見議
於人宜矣

○家語舜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
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書陟方乃死孔安國
以陟方訓升遐既云升遐則乃死語為複韓愈氏謂竹
書記帝王沒曰陟如是則方乃死亦複今以陟方岳言
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不知何謂國語舜勤
事而野死此云死于蒼梧之野與孟子云卒于鳴條不
同則又有可考者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梧山今陳
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宮

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此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
載舜南巡狩崩于蒼梧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則司
馬子長附會之說而啓後學之疑者也

○書稱葛伯仇餉事無聞焉孟子言之而始明莊子稱
魯酒薄而邶鄆園事無聞焉淮南子載之而始悉先民
墜簡曠代疑義事絕古老之口文之故府之記而吾欲
以臆析之其可得乎

○尚書說築傳巖之野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墨
翟書云傳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賈誼賦云傳說胥
靡乃相武丁遷史殷本紀云說為胥靡築於傅巖孔安
國書傳虞虢之間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之說代胥

靡築以供食孔之所謂代綠墨之所謂傭也史記索隱引漢書注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考漢書此注在楚元王傳中賈誼賦漢注張晏曰胥靡刑名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爲已相就賈賦意不當作說代人築墨之謂傭寧知非謂說身被刑而傭作於官也胥靡之刑古記無考莊周書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是刑使人不聊於生如此非輕刑矣說之賢而被此刑吾不敢信蓋盡信書不如無書書於此况只云築胥靡非經之所載也或訓築居也取卜築義與孟子所云版築不合竊意伊耕傳築之云不過明其方賤苦力民間而成湯高宗能得之于賦巖穴耳

○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舊解率云赦宥其過誤者雖大亦宥刑責其特故者雖小亦刑林少穎呂伯恭明其不然謂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宥乎馳馬而蹂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若命人守果實括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守舍而穴窻之小竅以窺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此其理甚不安也書蓋曰宥過誤則無大者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刑特故則無小者大者則刑小者則不刑宥過無大是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聖人之仁是說一出人皆服其精識雖然以春觀之舊則失矣林呂之言亦未爲得也夫過與故情不同也過之大及小者

銘

與故之大及小者不可並議過與故至小者情可恕者法勿論也聖人制法豈以至仁極義責備於小民哉失火而延及官庫馳馬而蹂死小兒此過之大者也然此之故燒官庫故殺小兒者情有不同故宥之得從未減是宥過無大罪不失之入而大也故燒官庫故殺小兒此故之大者也與火延官庫馬蹂小兒者情有不同故刑之必從重論是刑故無小罪不失之出而小也過之小者故之小者於此可以例推要之過之為罪不失之大故之為罪不失之小也若夫守果實而食小果守舍而窺小竅此法勿論事也而何故之問乎此而為故之問是聖人以仁義之道而求只備於一世之小民雖秦商

墓崩其如何勿脩古不脩墓之云以古人凡百甚不苟也其為墓必完以堅無復事脩焉耳豈有孔子終親之禮而不能堅完其墓者邪是故亦疑之

○禮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子春以孝聞于曾氏之門者悔之悔其過制也所以過制非禮也情也故又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用其情則得吾情吾情至而痛深有不自知此所以過制也今之解禮者不

然

○喪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呂東萊曾言之今人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喪稱孤哀子相習已久殆不

可改

○晉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朞式之所自云者吾有疑焉而為出母服也吾有疑焉式父終式繼母嘗為式父服三年矣服三年之中則猶式父妻也不得為式母乎三年之後還前夫家則是其自還也式何為稱出母乎必如式言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是實式之所以事母老必不若其母前夫之繼子矣或問朱子人有兄死其嫂無子不持服歸父母家未幾亦死人以為嫂已去而無義欲不祀其嫂如何朱子曰兄在日不去嫂

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減歸于正也為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云云朱子與何叔京書悼彼雲漢則為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選之為也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詩人活底意思也朱子語錄曰解書之法只是不要添字

王者以綱紀四方故由是得齊整好善如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亦云善始者不必善終是故終不可不慎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君子慎始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未孰若拙戒於

初是故初不可不慎也然則君子如之何帝顓頊曰吾日慎一日詩曰慎終如始庶幾其寡過耳

○王荆公解詩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而言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公之行新法乃告其君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也 王安石得何詞以爲

○史記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合韶武之音而今鄭衛國風註者目為淫奔之詩淫奔之詩其可以合韶武之音乎而聖人刪取之弦歌之何也聖人為邦先放鄭聲若淫奔之詩今取以為經焉不知三千餘篇之所去者又何聲也春曰孔子於詩

馬齊與意
正如是

取鄭衛以備國風必非淫奔之詩也而今之詩間有作於淫奔者原剛取者或逸而剛去者流聞民間漢儒因遂載而

○上壽有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故人至五十則不為天矣六十則可言壽矣魯頌三壽作朋晉鼎銘三壽是利宣此謂乎漢有三老五更所謂三壽者殆三老之類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又曰明鏡所以見形往古所以知今賈誼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今已事可知也前車覆後車誡今轍迹可見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京房曰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杜牧之曰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

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嗚呼成之哉
○書西伯戡黎文王只是不伐紂耳韓退之拘幽操云
云朱子曰嘗見一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
疾併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
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
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看來這段
說得平詩斯干橫渠謂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或問指
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學不相好處如兄去友弟弟却
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
但當盡其友可也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
豈可亦學兄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知盡恭而已夫人倫

之火義固夫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何得論施報哉

○漢人引用經文與今本多不同其見於周易者春于
音訓補載之詳矣尚書臯陶戒舜無教逸遊王嘉引之
作無傲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教與教字
意甚相遠而傲之意為尤長元城先生以為恐傲字轉
寫作教字爾書天齊乎人俾我一日揚賜則曰天齊乎
人假我一日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
挾重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元年詔則曰黎民於著
時雍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圯族書平章百
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作辨章百
姓鄭玄注辨明也詩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賈山作匪言

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諾言則退詩敬天之怒無敢
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揚乘作敬天之威不敢馳驅
詩夫夫是掾蔡邕傳作夫夫是加詩彼咀矣岐有夷之
行朱浮傳作彼咀者岐有夷之行禮記坊記曰君子之
道譬則坊焉大戴記則曰譬猶坊焉漢人引經間有可
以證其闕誤然其傳繆亦不為無之又不可以漢人所
引為是蓋各習其師不同如此學者折衷於理可也
○世俗謂言行不顧者為無行止所謂有行止者有行
義之人也昔人嘗有汚人行止之言矣按行止字義當
是禮節之稱詩曰人而無止傳曰容止可觀凡此所謂
上者皆行止義也

餘冬序錄卷三十一

餘冬序錄橘且卷之三十二

外篇第七

擲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春秋史而經之書也學是經者必本諸史經以標義史
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書也仲尼作春
秋其言曰事則桓文文則史義則某竊取之矣丘明以
聖人筆削義隱於事而次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顯
之具也丘明雖未必及登孔門如故記所云與孔同乘
如周觀史然去聖自是不遠所傳事有稽據先經後經
原委究悉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空言者比而世之尊
是經者顧與左氏立異口說流行又出四家之外何哉

春姑以一事証之大者言之春秋書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魯僖公十四年明年季姬歸于鄆十五年左傳謂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遇于防而始來朝而公穀傳謂來朝者來請已也按傳本事經來寧不書而後書歸鄆見公欲絕鄆昏季姬與鄆子遇鄆子來朝而還之也或致疑曰經書歸于鄆是始嫁之文也前此不書鄆子逆不書季姬歸是此特季姬與鄆子會猶未嫁也世之學是經者因是為之說曰僖公溺愛其女使自擇配失為父道而亂男女之別致季姬與鄆子遇既當其意使來請已而後歸于鄆也經於姬不係之國內女之未嫁者也歸不言來逆已成於防之遇也其

于此皆因疑設事以實公穀請已之文而不信左氏之說此後世笑須有之事也而可必加大惡於人而以斷聖經之旨邪禮婦人謂嫁曰歸傳曰諸侯之女出曰歸于某春秋書叔姬歸于紀隱公七年始嫁之文也重書歸于鄆莊公十年則以紀侯失國而死紀季有鄆在齊叔姬於是乎歸奉其祀也亦謂之始嫁之文可乎春秋書內女歸于某者四伯姬歸于紀隱公二年叔姬歸于紀伯姬歸于杞莊公五年伯姬歸于宋成公九年而止他不盡書也紀伯姬之歸先書來逆紀叔姬祀伯姬宋伯姬之歸先未嘗書來逆也他有書來逆者若營慶來逆叔姬之類不聞又書歸也內女之未嫁者不係之國春秋書伯姬

卒之類也公不有子叔姬乎紀子來朝請絕叔姬公

許之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文公十年然則不係之國謂皆

內女之未嫁者可乎齊昭姬大國之夫人因見執於其

國始書四年郊伯姬杞叔姬俱因其來歸書宣公十六年

杞叔姬來歸前此未嘗書其來逆某某歸于某也豈

皆有已成於遇之嫌乎而立異者乃以已意妄度而遂

創為僖公不父縱女擇配季姬以未嫁女出國會人淫

昵當意屬請為對之事污穢簡冊誣譏人倫何其甚也

歐陽永叔論春秋事出久遠而傳乎二說當從其可信

者經傳二信左氏不如信孔子信在事也義隨事變

經書事無始末而義未易明者信公穀不如信左氏而

世之學是經者不信左氏務立異以論經義千載之下

去聖人若是其遠也而可以得經義乎外史事而求經

義世儒之論若是類也多矣經義其可得乎是故春姑

舉是誣之大者一事而言之

○學春秋者捨經從傳昔人嘗摘其失經無悅耳之言

傳多可喜之說是學者之樂聞而易惑也而今世之學

者乃捨傳而說經新奇可喜出經文外又有昔人之所

不及知者事無所於出其美其惡不知其何所稽而學

者樂聞焉惑益甚矣季姬之事見左氏如彼而後世多

言如此季姬誠淫縱無耻然未嫁之女而為出國會人

之事非人情所宜也父溺愛其女昏不知教則有之而

謂其縱使外淫以自敗非人情也夫溺愛其婦昏不能制則有之而謂其求娶於淫以自辱非人情也季姬內之魯無可受之命外之鄆無可假之辭而謂其一旦遠出以行其淫定其約非人情也此春之所以信左氏而為季姬辯也非信左氏而直為一兒女子辯也惡夫世之學者之好異而欲以空言說經也夫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先正所謂孔子之刑書也斷獄者必案以事反覆其情然後刑得其平不究事案而任情不入則出無辜被深文首惡逃竦網矣聖人用刑不如是也聖人範世之大法一字一辭之間千載之下難以臆斷其幸存者三傳而左氏載當時事最詳吾可不據以為案乎世之

說是經者吾見其出入人罪多矣其入人罪者季子之事是也出人罪者衛世子蒯瞶出奔宋左傳明載蒯瞶以南子與宋朝亂欲使戲陽速殺之不果而出奔也而今之說經者乃曰蒯瞶無由殺南子事南子特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欲殺余耳而靈公不察致其出奔宋者南子之家使真有其事蒯瞶何敢奔宋左氏所記南子之讒言也嗟呼此說之不據事案而欲出人罪者也南子之事靈公之溺愛而不能制也太子聞而羞之必不更言於人其定謀於戲陽速人必不得與聞是故夫人不忌而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而始走訴於公也蒯瞶先此不以其事言公者公

嘗爲夫人召宋朝其昏如此崩贖知其父之不能制也然則崩贖欲殺南子明矣南子歸自宋是時宋衛未聞以南子而好也崩贖奔宋宋與南子戚者自耻問及䟽者何與而肯讐人不問之賊耶崩贖旋之晉他日納崩贖者晉趙鞅也南子之讒言崩贖將殺余之言固出於南子者左氏所記遠告人之言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毋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許而弗爲以紓余死亦謂南子之讒言可乎然則崩贖欲殺其毋夫人而有謀也明矣崩贖處昏淫間既不獲幾諫幹蠱善全所天乘耻發憤因跡其國殺宣姜之故事以無道行之事既不遂而復不能死他日父子爭國貽禍宗社流毒生靈皆此舉以基之也而世儒樂聞異論又踵其緒曰不幸而爲崩贖亦難矣其奔也雖違父之命而不遺父之惡嗚呼爲是言者豈不甚感矣哉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左氏謂莊公女也而注以爲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別之此桓公末歲所生文公之姊也今不可知按是時桓公卒已二十六年諸侯女恐未有愆期至是而始嫁者或曰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杞伯姬來先儒皆以爲公之姊妹也春曰時君之女加子其可信乎季姬歸于鄆何不加子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會齊侯于卞亦以女會父也來歸之云歸寧也而足疑乎僖公二十八年杞伯姬

來注謂莊公女也此庸非前之杞伯姬乎若以為桓公末歲女至此六十三年當老而不復能來矣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先儒謂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於洮又朝其子于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先儒謂伯姬來朝其子今又來求婦何朝覲昏姻皆出於婦人也而不以歸于杞之為莊公女何也

○齊桓之霸晉獨不至許恃楚也故晉於溫之會遂以競晉文之霸許獨不至許恃楚也楚人圍許以救鄭春秋書諸侯遂救許文公時許貳於楚春秋書諸侯遂圍許就遂字觀之齊晉霸業先在治楚可知

○左傳鄭莊公其母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按風俗通兒生墮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子三十國春秋前秦蒲洪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後涼禿髮氏祖壽聞其母因寤生壽聞被中南燕錄慕容德母公孫夫人因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以為生似鄭莊公二說不同

○左傳記畢萬之後必大及陳氏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之類先正疑皆後來設為豫定之辭季子觀樂之所論者殆亦作傳者飾言耳不然不容知得如此其審然于齊樂而曰國未可量齊一再傳為田氏其言弗讐又若有可疑者何也朱子嘗言秦始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

矣分明是秦時文字今按戰國策等書左傳與戰國以後文字絕不類晦菴論文以國語為衰世之文戰國策亂世之文國語左傳皆左氏編左傳又先出周室一種士大夫語如此則是非戰國以後之文字也晦菴又論三傳惟左氏曾見當時國史是其書或出後來人手不可知其文則固有所因矣

○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詩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史失其名按左傳季平子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然則懷亦賢矣是宜其後也有人

○春秋鄭人來渝平左傳謂更成也傳注渝變也公穀作輸墮也諸儒從公穀作輸而不從其訓曰輸納也前年魯伐鄭未嘗有平鄭來以求平也言渝平者非也夫經明書來其有求之意可知傳注以渝訓變若云變前日之平良非而左氏不過曰更成也是謂鄭人來求釋憾而更變為平成也則何不可之有乎渝字於經文自通不當改也

○齊桓公娶於蔡已而怒蔡姬歸之未絕也而蔡嫁之是時蔡折而事楚恃楚強也故齊侵蔡伐楚

○春秋周襄王之出敬王之未入書天王居于狄泉注謂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也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書公在乾侯鄆實魯封內之邑公得有之故亦書居乾侯晉地則不可書居而每歲首書公在乾侯者傳所謂以存公也通鑑綱目唐中宗之廢書帝在均州在房州在東宮每歲首必書帝所在春秋書乾侯之例歟晦翁不法孔子書居于鄭于狄泉例而法是何也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如與而古字通用然此如字不可為而未雨天先陰陰而後雨則星隕不必續書而雨雨非可異事也後世史官書星隕之多者以

如雨繼之如雨只是言多不可計爾

○歐陽子石鷁論致辯乎公穀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而為謹物察數之非者詳矣而不言聖人書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所以先後之故隕石五六鷁退飛是書殆迅雷風烈吉日辰良蕙肴蒸奠桂酒春與猿吟秋鶴與飛之類耳

○霸之有五見孟子書然孔孟但言齊桓晉文之事其三則未聞也先儒有以秦穆宋襄楚莊足其數者考春秋行事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夷狄而恃強以脅中國於霸何有或曰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豳常周齊桓晉文也其然乎

○先正言三代以上氣數醇醲聖賢皆壽以下反是然則周室東遷而入春秋壽者亦可數矣魯季孫行父季友子也僖十六年季友卒又六年行父用事始見於經文宣成皆十八年至襄五年行父卒去季友七十六年行父當近百歲鄭子產亡穆之一子國子也襄八年鄭侵蔡始見於傳昭二十年卒行事可考者四十四年歷事簡定聲獻四公亡慮八九十歲齊晏平仲之父桓子襄十七年卒平仲以知禮見於傳史記魯定公十年平仲卒言議可見者五十餘年亦當八九十歲吳季札吳上壽慶少子兄諸樊欲立之季札讓國年可十五六哀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季札救陳退兵以為承期名杜氏

注襄十二年至今七十七年季札蓋九十餘史有謂札之年與春秋相終始者元人有言此四卿於春秋衰世諸人不得其壽之時獨能以壽永終者行父妾不帛馬不粟子產行已恭養民惠平仲納邑辭富一狐裘三十年季札以國與人又能以名與人蓋薄取而厚與之德有以勝之乃天之所佑也其說有爲而發求之古今不必盡合然此實常理有不可誣者嗟夫一日之短千載之長彭殤與旦暮何殊人有死而不朽者非老壽之謂君子亦強爲善而已矣

○春聞六藝首禮學者之學禮爲重孔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聖也而問禮於老聃豈以聃嘗官柱下禮其

所素諳耶孔子嘗每事問於入太廟之日蓋考禮之詳自宜如此是故厥後禮有成書以詔天下後世今食言而起處者何以自藻飾以莪冠博帶而揖諸執事右乎噫欲每厥躬莫如禮欲從容於祿仕莫禮官如矣禮在朝廷禮在郡國禮在一鄉一家一鄉之爲禮必有相焉朝廷有禮官故藩國亦爲之禮官焉今制與古無相遠也

○李端伯記二程先生言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時之風氣自不同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伊川又嘗言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

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劉質夫又記伊川語云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筋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朱子語錄禮時爲大有聖人作必將因今之禮而斟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又言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踈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度等處足矣

○記禮者有言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春嘗疑乎此言尊而不親不迺闕於情乎親而不尊不迺歉于禮乎

生之膝下而吾之情禮一或有弗盡焉不迺非天性乎
春固嘗疑此言非君子之言也而荀氏論禮有曰父能
生之下能養之毋能養之不能教誨之此言又何為者
豈其不能養之故下見所親不能教誨之故不見所尊
勢使然耶此非通言也昔人之稱其人父子之美也曰
是父是子其實易著若曰其母之美也則必於其子乎
實之何哉文德不外見而外見者必有子故也閨儀不
外布而外布者必有子故也慈訓不外聞而外聞者必
有子故也

○晦菴與李季章書云禮傳夫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
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相
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不可附者又自別為一
篇以附其類而自謂因讀此書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
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
與其門人問答蓋已及之具如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
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講而儉佞之徒又
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歎也朱子此書又若預為今日
吾黨告者儉佞之徒何所逃其罪邪

○家語載孔子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孔子少孤
不知其墓毋死乃殯於五父之衢問於師曼父之母然
後往得合葬於防與禮記同按孔子毋死史記蓋十六
時而紀年在二十四歲要之非孺年矣豈有孔子既長

不知一求父墓所在及母之死而乃暴棺衢路以誅人
告之理邪萬一無復知而告者客喪之辱何所歸邪記
此篇又載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
墳今墓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
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曰爾來何
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法然流涕曰吾聞之
古不脩墓是特孔子則既有門人而從事矣曾無與訪
防墓者邪防墓之崩春亦竊嘗疑之聖人之送其親所
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為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至豈有
始葬才封而遇雨遽崩者邪孔子之法然而云云也其
特自痛自罪乎其特罪門人乎人情於此有不但已者

墓崩其如何勿脩古不脩墓之云以古人凡百甚不苟
也其為墓必完以堅無復事修焉耳豈有孔子終親之
禮而不能堅完其墓者邪是故亦疑之

○禮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
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子春以孝聞于曾氏之門
者悔之悔其過制也所以過制非禮也情也故又曰自
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則得吾情吾
情至而痛深有不自知此所以過制也今之解禮者不
然

○喪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呂東萊曾言之今人父喪
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喪稱孤哀子相習已久殆不

可改

訂家須知

○晉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終遂合葬于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于是制出母齊衰朞式之所自云者吾有疑焉而為出母服也吾有疑焉式父終式繼母嘗為式父服三年矣服三年之中則猶式父妻也不得為式母乎三年之後還前夫家則是其自還也式何為稱出母乎必如式言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是實式之所以事母者必不若其母前夫之繼子矣或問朱子人有死其嫂無子不持服歸父母家未幾亦死人以為嫂已去而無義欲不祀其嫂如何朱子曰兄在日不去嫂

兄死後嫂雖歸父母家又不嫁未得為絕不祀亦無謂若然是弟自去其嫂也是故吾於式有疑焉婦更不夫前夫義已絕而前夫之子以合葬其父非禮也式之罪則不啻非禮而已

○伊川以朝賀不吊司馬溫公之喪而東坡非之世以東坡為是蓋孔子云是日哭則不訶不云歌則不哭也春按梁書武帝上春日祠二廟既出宮闈在將軍馮道根卒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晉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夫吉禮莫大於祭祭可吊則朝賀之日不礙吊亦明矣

記檀弓獻公之往也以祭服祿則非禮所宜

○記高柴執喪君子以為難王克論衡謂未嘗見齒不言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春曰不然見齒蓋謂笑也記笑不見齒則見齒是大笑也經傳未有以言為見齒者

○禮檀弓篇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

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有子此言其足補此章之義乎嗚呼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欲富而賙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之所為也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為民制孔子何取乎檀弓所載蓋聞之此而傳之謬者也

未及
未及

○禮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煩器也祭竈以祭先煩也今俗祭竈必碎婦女不知何故范至能祭竈詞男兒獻酌女兒避蓋昔人已如此鄭玄云竈神祝融是老婦按祝融主火化莫大於養祀祝融為竈神則宜胡有老婦之謂

○曲禮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右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人皆以右取之也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皆黍稷器鄭玄注論語夏曰瑚殷曰璉者誤

也而朱子不及改正

○季氏旅泰山大夫僭諸侯之禮漢武祀內竈天子行大夫之職冉求不能救孔子責之季少君之誣罔其容誅乎而當時廷臣不能一言議其罪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臨川吳氏謂盤承盥手餘水器也古人將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實盤上用杓酌而沃之餘沃盤中故盥文從水從臼從皿兩手加于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加盤也內則曰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承盥水而以承其餘水武王銘諸器載在大戴禮記於盤曰盥盤明盤之為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浴器用杆沐器用盆盆杆皆以盛水

浸髮於盆之內裸身於扃之內浸髮裸身既褻且汚不可刻文盥盤承餘水者不褻不汚故可刻文而銘也按內則凡家之夫婦上而父母下而男女及內外使令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不特晨興一盥而已雖無事一日大約五盥有事而行禮又不止五也至若沐浴五日然後請浴三日然後具沐亦或過三日五日之期無一日一沐一浴之禮不日而沐浴不可謂之日新矣湯所銘之盤皆謂盥盤也鄭注但言刻戒於盤不言盤之爲何用孔疏乃以盤爲沐浴之盤朱子仍襲其誤蓋考之未詳而不及脩政也日新者每日洗滌其下之舊汚而新之也荀之爲言猶曰若謂若自今以始每日

而新之則當繼今之日每日而新之又於繼今之後每日而又新之也如此則每日而新無休息無間斷矣○禮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而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卜於是日而匆匆接祭哉牲未殺則廢當殺牲之時而有不知爲日食之候者何也或曰當時日官失職春嘗問諸陽明王先生伯安

伯安復書云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
疑及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歎服某淺昧何足辨此古
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御不失日
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而尚未知日食天子答曾子之
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亦有日食而弗知者
光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時去堯未遠羲和已
失其職迷于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
其職益輕平王東遷而後官之失職可知春秋所書日食
三十有六公以傳考之其必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
失禮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
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為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

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十五
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
已言之襄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傳曰辰
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于再失閏則日
食之不知殆其細者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當祭而日
食則固已行禮如是而中輟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儀節
簡畧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况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
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
而處之若祭於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
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見王公傳習錄

○魏劉劭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

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
 宜却會劭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大時
 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能終禮者四日蝕在一
 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
 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晉書和
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言元日合朔談者或
 有疑應却會與不昔達元元年亦元日合朔更車騎寫
 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
 得禮議苟令從之是勝人之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
 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大廟火日蝕后之喪
 兩霽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
 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微倖史官推
 錯繆故不豫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倖史官
 而無懼容不備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太饗華夷
 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請且檢之事實合務
 元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闈之制與
 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

於元會元會元會元會元會元會元會元會元會元會
 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治從之竟却會也

○周禮司徒之媒氏仲春二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
 者不禁夫王者之政以禮義防民者也防之以禮義猶
 恐其為邪若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義乎是令之
 行男女無復竝禮合矣啓其淫奔之路從而罪之是罔
 民也縱而不詰是賊民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倫
 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烏忍為此姑息以亂
 倫哉或曰所謂奔者非謂夫淫奔也會而禮不備謂之
 遇嫁娶而禮不備亦謂之奔所謂奔者謂夫不備禮者
 也若以淫奔解之不惟非先王之政雖後世所為亦不
 至如是之甚既有斗不可復剖也既有衛不可復折也

後世聖人因而爲之法度禁約期於使民不爭而已矣
○鰥寡之鰥禮記作矜哀矜之矜漢于定國傳作鰥二
字可通聲而互用也

○張子厚言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解已不出入一益
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
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惰
四益也然則說命之謂惟教數學半也半須自得信矣
○元末新安趙東山訪謁黃楚望先生於九江楚望問
年答曰已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經補注之歲也或曰書
刑矣恐無讀者子曰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足
歲乎此揚子雲著書以俟後世復有子雲之意也前輩

自信之篤不嫌大言如此趙訪洪武初被徵脩元史事
竣不受官歸而卒趙嘗問黃宦經之要黃惟告以致思
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爲喪
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
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趙思之久而後得曰
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注言無所受命
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
黃大稱善遂授以六經疑義前輩教人有法如此

○吾子行云深衣方領正經云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
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爲方而疑其多添兩襟制
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即應如矩之義續衽乃所添兩

襟也更加鈎起紐于肩上即是鈎邊若以斜為方豈聖
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皆後六幅分兩旁
若交其領無乃後闕而前狹又肋下兩縫向前或剪圓
裳旁曰鈎邊尤為可笑只按深衣正經玉藻二篇正經
製法自見但人自不考耳

光緒辛卯荷月上浣知非子識

餘冬序錄卷三十二

又歷輪蹄一若死屋撲面紅新猷
窵漢北往事張遠志想當年
壯途怨日窮
况原已定位置
任天云

戊申四月錄三歲赴考乃言心不於
負其言未屋

觀我道人



